

三國志注補

三國志注補卷十九

仁和趙一清撰

魏志列傳第十九

彰鑑中數前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

水經灤水注魏土地記曰代郡北九十里有桑乾城方輿紀要卷四十四桑乾城在大同府東百五十里漢縣爲代郡治後廢蓋黃初二年徙郡陘南其縣亦廢也

注時以鄆陵堵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

水經渠水注郭頌世語及于寶晉記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鑿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自正以爲晉時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注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勿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注陰澹魏紀載植賦曰

隋書經籍志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陳思王集離思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曹

監國植時從馬方輿紀要卷四十九愁思岡在彰德府西南
二十里曹植嘗悲吟於此因名

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水經穀水注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陽
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
街犯門禁以此見薄後漢書楊彪傳注引續漢書曰人有白
脩與臨菑侯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訪訕鄆陵侯彰太祖大
怒遂殺之時年四十五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

世說注引文士傳魏武爲丞相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
爲荅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教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

覆若案此次第連荅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
誤公怒推問脩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世說曰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
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合壞之旣竟曰門中活字王正
嫌門大也人餉魏武一榼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
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
疑魏武過曹娥碑下楊脩從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齠
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
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
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
好齠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

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注謂解八字是禰正平又御覽卷九百六十二引世說魏武征袁本初治船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眾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甲而未顯其言馳問主簿楊德祖德祖意同

注德璉發迹於大魏

大文選作此李善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法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何云自得佳麗則受彈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爾亦誰知因改定而佳麗乎今人多誤會文選作佳惡亦未爲大遠本意

注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借一字

文選借作措

注豈獨愛顧之隆

文選獨作由

注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風文選作諷古通也作此

注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

文選作何遑高視無駭字張鏡曰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

注敢忘惠施

忘文選作望

注摯虞文章志曰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重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讀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

注故脩遂以交構賜死

後漢書楊彪傳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更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寰宇記卷三洛陽芒山有楊脩冢

注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

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
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間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
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
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林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
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
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
素稱其奇才

隋書經籍志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

注虞字敬禮儀之弟也

陳思王集有與都亭侯丁翼詩卽虞也隋書經籍志丁虞集
一卷梁二卷錄一卷

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

注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世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當行大法應聲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又曰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

寰宇記卷十四陳思王臺在鄆城縣西二里

四年徙封雍邱王

漢書地理志陳畱郡雍邱

其年朝京都

曹子建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注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

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困學紀聞云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至今相鼠注無之一清案黃初四年始立毛詩於學官此與文帝紀引曹人之刺詔書正同

謹拜表獻詩二篇

集作責躬詩

受禪炎漢

集炎作干

明明天子時篤同類

集作時惟篤類

哀予小子

集作小臣

剖符授玉

集玉作土

又曰肅承明詔

集作應詔詩

遵彼河澗黃坂是階

黃坂卽黃卷坂一作黃巷水經河水注河水自潼關東北流
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沂黃巷以濟潼關矣

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

文選魏都賦注文帝荅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此
猶機事之先見者也

注會植科頭負鉄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
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
復王服

何云魏略所載皆規撫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注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關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文選子建贈白馬王詩注載集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
杭氏世駿曰史稱七年徙封白馬而序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一清案詩序既有白馬之文疑是史誤

注霖雨泥成途流潦浩從橫

黃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

注何必同衾疇然後展殷勤

文選此下有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之句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文選注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

下纓字文選作占注謂占隱度也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岍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赤岍赤壁也謂征劉表滄海東海也謂平青兗冀三州玉門

城在今肅州衙西二百里漢縣屬酒泉郡玉門謂削平韓遂

超宋建之屬玄塞盧龍之塞也謂柳城之役皆魏武親歷

之事又赤壁亦作赤圻則岍字或圻之誤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何云於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驚饋輸是憂若屢喪敗魏將不復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於真休故懇懇求試誠不忍爲秦越之視也

注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

應何氏校改膺

終懷慕義罔極之哀

太和四年六月卅太后崩

本無禁罔諸國通問之詔也

固何氏校改鑄

注六代興亡曹罔論之詳矣

晉書曹志傳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冢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

異苑云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適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便有終焉之志卽傲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寰宇記卷十三魚山一名吾山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國也周圍十二里又名勝志載曹子建墓在開封通許縣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居民八

觀隄表碣曰曹子建墓案植徙封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真葬斯地邪

誤錄植前後所注賦頌詩銘襍論凡百篇副藏內外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頌一卷曹植誤

注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

曹志傳志陳思王薨子立以爲嗣改封濟北王武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

六年薨無子國除

何云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賤爲次其猶春秋之義與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陽湖吳翊寅再覆校

三國志注補卷十九

三國志注補卷二十

仁和趙一清誤

魏志列傳第二十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

宋書禮志漢魏遺使冠諸王非古典

鄧哀王冲字倉舒

子脩子桓子建皆曹氏之字其子故鄧哀王冲以年少先卒
未有字倉舒其小字也獨與諸王異今此諸王之舉其字者
不必皆小弱也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始有字豈有未錫名而
先命字之理名者子生而父卽名之若非史佚諸王公之名
則曹氏之制殆不可訓

少聰察岐嶷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作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止遂乏死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

何云案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

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

陳思王集倉舒誄建安十三年五月甲戌童子曹倉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塵塵行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文帝寬論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何云倉舒之死正在軍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注列書載董書曰

列字何氏校改魏

教教妃妾紡績織經習爲家人之事

何云竅保身之符勝於陳思也

范陽閔王矩

方輿紀要卷十一漢涿郡魏改爲范陽郡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

方輿紀要卷五十賴亭在河南光州商城縣南春秋時賴國
三年爲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

方輿紀要卷十三河閒府獻縣漢樂成縣爲河閒國治曹魏
曰樂城晉因之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
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

方輿紀要卷八十五七陽郡黃初中分汝南郡置治弋陽縣
七年徙封白馬

寰宇記卷六十三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在縣南一名黃河
今名白馬溝上承滹沱河東流入下博界故瀆李公緒趙記
云此渠魏白馬王所鑿

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

何云元年上脫青龍二字

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

續郡國志常山國注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
屬嘉封爲縣王也

鄆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俊

陳思王集釋思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邸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

續郡國志任城國樊則樊是封邑安其諡也此樊字衍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

王字衍

合封茂爲聊城王

合改今

六年改封曲陽王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鉅鹿郡下曲陽都尉治疑茂所封是下曲陽方輿紀要卷十四上曲陽在今定州曲陽縣治

西四里下曲陽在今晉州治西五里

五年徙封樂陵

方輿紀要卷三十一山東武定州樂陵縣漢置屬平原郡建安中曹操分置樂陵郡黃初中改封曲陽王茂爲樂陵王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

方輿紀要卷五十三西安府秦漢爲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京兆尹三國魏改尹爲守後爲秦國又爲京兆國

廣平哀王儼

方輿紀要卷十五廣平府漢廣平國後漢省入鉅鹿郡魏復置廣平郡

注又爲設防轉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同上書

續百官志臣昭曰後漢彌循前迹本枝之援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藩割遼海而分皇枝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滋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峻其他族篡殺之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永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運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其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疆弱相侔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滯與其盡一班之海

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興勤王之師諸藩國自非
襍互篡王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其爲嚴國雖王莽善盜
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無俟極聖然克
行明賢癡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肢也當使筋骨
髓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榦用足以相衛豈有割脛致
腹取骨肉以增頭剗背露骨剝膏腴以裨頰而謂顛顛魁岸
可得比壽松喬喉咽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漢氏得之微猶
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一清案昭此論與罔書
相發故附錄其切於漢魏之交者

注西迫彌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

憂懼文選作救於

注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何云四字從漢書諸侯王表當作三

注是時滄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

城文選作歲五臣本作人

注而乃師譚申商

譚文選作謨

注劉項樊之於後

樊文選作樊

注踵王國之法

王文選作亡

注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

何云魏興二十四年乃齊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而曹氏破滅遂爲司馬氏所據

注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

文選注引魏氏春秋曰罔字元首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陽湖吳翊寅再覆校

三國志注補卷二十一

仁和趙一清謨

魏志列傳第二十一

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
依劉表

後漢書王暢傳劉表年十七從暢受學以故粲往依之也御
覽卷百八十引襄沔記云王粲宅在襄陽井猶存文選李善
注引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劉良
注云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
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賦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夏日以
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依

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
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
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
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
鄉之壅隔兮涕橫墮而勿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
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
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
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
以徙倚兮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

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怛而惜惻循階除而下降兮
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御覽卷六
百一引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
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又文選王仲宣有贈蔡子篤詩李善注晉百官名曰蔡睦字
子篤蔡氏譜睦濟陽人呂向注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友同
避難荊州還會稽仲宣故贈之詩一清案詩云我友云徂言
戾舊邦張銑注子篤本居濟陽然則非還會稽也向注誤
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

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
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

石性熱蒸出外致卉木焦滅命卽鑿之果得大墓有磬石滿塋

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恆典之

晉書樂志漢巴渝舞歌曲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制其辭祭問巴渝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攷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尙書奏攷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宋書樂志晉初有柷槃舞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靈舞矜手以接柷杵反覆之此

則漢世惟有柝舞而晉加之以柝反覆之也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隋書經籍志尚書釋問四卷去伐論集三卷王粲謨又集十一卷困學紀聞曰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自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喻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寰宇記卷十四王粲墓在濟州任城縣南五十二里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

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曹子建誄之曰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侍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維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

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幽讚微
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莠
不開碁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
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
居鄙行鮮振冠南岳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執權我公奮
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
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
戈編郡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置祭酒與軍行
止算無遺策晝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君以顯舉秉機

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
風掩靄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
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
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
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
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退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
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斲人命靡常吉凶
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
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倘獨有靈游魂秦素我將假翼
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輅迴

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
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殉名生
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注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隋書經籍志徐幹中論六卷集五卷陳琳集三卷梁有十卷
阮瑀集五卷應場集一卷梁有五卷劉楨毛詩義問十卷集
四卷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
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琳謝罪

御覽卷五百九十七引魏書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
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瑀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就蔡
邕學歎曰童子奇眉朗朗無雙又卷二百四十九引典略瑀
以才自護曹洪問其有才欲使答報書瑀不肯榜笞瑀終
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瑀終怖詣門公見
之謂曰卿不肯爲洪且爲我作之瑀曰諾遂爲記室又卷六
百引金樓子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爲書與備馬上立成

注邵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後漢書應劭傳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
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楨以不敬被刑竟署吏

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楨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賦數萬言警悟辨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水經穀水注聽訟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太祖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立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真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世說注引文士傳云楨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又世說文帝問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

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

注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

後漢書文苑劉梁傳梁一名岑孫楨與文士傳不同文苑傳曰梁東平臨陽人宗室子孫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又著辯和同之論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召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瑀以十七年卒

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曰昔阮瑀旣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李善注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子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幹琳瑯楨二十二年卒

魏書地形志北海郡都昌有徐偉長冢

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後漢書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隋書經籍志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春秋雜議難五卷

注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

文選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自潁川邯鄲滄

隋書經籍志笈林三卷邯鄲滄誤又集二卷梁有錄一卷

注魏略曰滄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

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

何云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涪書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庚子至魏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荆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辨書七經於石也

繁欽

繁音婆

注率皆巧麗

何云太子書記下有脫文當是辭訪車子喉轉能與茄同音事而注脫其文見文選御覽卷百八十引襄沔記繁欽宅在襄陽臺猶存隋書經籍志繁欽集十卷

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

何云秃巾卽是不冠而裹幅巾

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隋書經籍志魏國郎中令路粹集二卷錄一卷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典論七子數孔融今傳無文舉而云七人未知所數更屬何人詳傳仲宣以下祇得六人耳

瑒弟璩璩子貞

晉書五行志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眾人無見者踰年卒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引魏書曰朱建平善相相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

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眾人悉不見於是游
讌自娛年六十二卒隋書經籍志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
又有應璩書林八卷應貞集一卷梁五卷又注應璩百一詩
八卷文選百一詩注云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汝南應休璩作
百篇詩讌切時事徧以示在仕者咸皆怪謬或以爲應焚棄
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
翰林論休璩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
焉又孫盛晉陽秋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類有補益
出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
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
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令問周公

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詩曰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簪易用受侵誣前者墮
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
入承明廬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
書用等補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
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注純弟秀秀子詹

晉書詹傳字思遠卒諡曰烈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
步兵校尉

晉書阮籍傳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

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

注太尉蔣濟聞而辟之

籍傳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鄙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采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繆恩以光清舉初

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諭之乃就吏後謝病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能屬文初不畱思作咏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隋書經籍志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錄一卷

注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籍傳嘗於蘇門山遇孫登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敗絮是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褫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邱失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注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

何云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注卒以壽終

籍傳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寔字記卷一阮籍墓在開封尉氏縣東南二十步籍每邀名賢攜酌長嘯登此籍墓在縣東四十里有碑

時又有誰郡嵇康文辭壯麗

晉書嵇康傳康譙國銍人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籠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

注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

康傳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又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籍母終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

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注善屬文論彈琴詠詩

康有琴賦見文選御覽卷五百七十七引語林曰嵇中散夜
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
嵇視之既熟乃吹燈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又卷六百四十
四引語林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箬械來歎其手快曰
君一弦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
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又卷五百七十九引靈異志曰嵇
中散嘗行西南出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此
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
稱善中散撫琴呼之此人云身是古人幽沒於此數千年矣

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終就殘毀正宜接待君子
向夜髣髴漸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澹
中散以琴授之彈作眾曲惟廣陵散絕倫中散從受之半夕
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嵇康傳以爲有客詣之授康也
水經洧水注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於山澤學琴
於古人卽此亭也唐書韓皋傳皋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
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
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
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
而晉將代也緩其商弦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
將篡也王凌母邱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

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凌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悒悒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注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於誰之鉦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

山字上一本有加字

注一曰鉦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

一曰下水經注引嵇氏譜

注與陳雷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

水經清水注長泉水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
貞妻郭綠生述征記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
以居時有遺竹焉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與嵇康
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後封新沓伯
拜司徒薨年七十九諡曰康濤飲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試
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向秀傳秀
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
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
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
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
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仿若無人又

其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
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
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後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
安居止接近其人其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
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
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
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晏之好感音而
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渡
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於城隅踐二
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
墟追昔以懷今兮心離洞以躊躇棟宇在而勿毀兮形神逝

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過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
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仙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
爲散騎常侍卒阮咸傳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與叔父
籍爲竹林之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歷仕散騎侍郎出補始
平太守以壽終王戎傳戎字濬冲琅琊臨沂人祖雄幽州刺
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發徹視目
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與渾爲友
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
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襲父爵歷豫州刺史加建
威將軍受詔伐吳吳平進爵安豐縣侯拜司徒永興二年薨

三國志卷二十一
十四
於郝縣年七十二謚曰元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隋書經籍志山濤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向秀集二卷錄一卷

注大將軍嘗欲以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閔而怒焉

嵇康傳康與流書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

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羞執鞭子
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
能兼善而不淪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
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
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
子臧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
向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冎兄驕恣
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
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

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絕疾之如仇讐
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
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接庇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
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
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
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
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
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懷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

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
離闕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
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
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注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而
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
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
若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

文選思舊賦注引干寶晉紀安妻美異使婦人醉而幸之醜
惡發露異病之告安訪已異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遠郡
遣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

康理之俱死嵇康傳鍾會言於文帝曰嵇康臥籠也不可起
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害之將刑東市索琴彈
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時年四十世說注引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
之鍾會廷論康於是錄康閉獄臨死兄弟親族咸與其別康
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
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水經穀水注穀水經建
春門石橋下水南卽馬市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爲
司馬昭所害處寰宇記卷三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
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案金市在臨商觀西兒爲
金故曰金市馬市在東舊置丞焉又寰宇記卷十七嵇康墓

在宿州臨渙縣西北三十五里嵇山東一里隋書經籍志嵇
康謨春秋左氏傳音三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養生論三卷
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魏徵士呂安集二卷錄
一卷

注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

如字何氏校改知

注其後大將軍西征

何云將字衍

注太子尙在孟津小城

方輿紀要卷四十八小平城在河南孟津縣西北晉永嘉末
傅祗保孟津小城或曰卽小平津

注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寰宇記卷六十五章武有北皮亭此故曰南皮魏書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射雉於南皮卽此地也

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冰

寰宇記卷六十五寒冰井在南皮縣西一里魏文帝書云沈朱李於寒冰卽此井也又有讌友臺在縣東二十五里魏文帝築此臺以讌友故名焉又有射雉臺

注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

文選何時上有志意二字

注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文選作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

注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

文選及下有之字齊下有矣李據丕年才三十耳而歎老嗟衰宜應不十之兆昔人所以致譏於趙孟也

注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

文選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云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懼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應劭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幅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敎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
命備悉故略陳至情又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云臣質言前蒙
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過趙平原入秦
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
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
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
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
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

邑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誰曜
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
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

注今惟吾子棲遲下仕

何云宋本作土

注太和四年入為侍中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字處默魏侍中質之六世孫

注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

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

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后妃傳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取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質蓋司馬氏之黨也

太祖薨爲司空祿屬除茂陵令

方輿紀要卷五十三茂陵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本槐里之茂鄉漢武帝建元二年析置陵邑屬右扶風後漢因之三國魏廢

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

水經涑水注監鹽縣故城南有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

西南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在倚氏故城南本司鹽都尉治晉書職官志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

南齊書禮志序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朔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之詳也

明帝卽位進封閩鄉侯

閩音聞

續郡國志弘農郡湖故屬京兆有閩鄉一清案今河南陝州閩鄉縣是隋開皇十六年置縣閩本從門中夏後轉譌爲門中受建安中改作聞見漢書武五子傳

三百戶

三百戶上落邑字

注魏公九錫策命勛所作也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更疑此策是仲宣所爲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策高妙仲宣亦以爲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隋書經籍志潘勛集二卷梁有錄一卷

注勛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

潘應作滿

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

晉書衛瓘傳襲父爵閔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通事郎轉中書郎爲傅叔所重謂之常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畱王卽位

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數歲轉廷尉卿餘事見鄧艾鍾會二傳

虞著書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又集二卷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

宋書禮志及門作入門

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宋書禮志變下有異字

注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卻元會浩從之竟卻會

宋書禮志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

魏故事也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卻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蔡謨著議非之於是冰從眾議遂以卻會

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何云楊俊傳注引魏略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誤集與此互異

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疑

晉書庾峻傳伯父疑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

作新律十八篇箸律略論

御覽卷六百三十八引劉劭律略曰刪舊科采漢律爲魏律

懸之象魏

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劉劭法論十卷人物志三卷集二卷

注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卽襲父也

寰宇記卷二十二繆斐東海朐人其先楚元王大夫繆生避難居此御覽卷四百十一引宋躬孝子傳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鑊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攝錄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

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耳又卷五百十引蕭繹孝德傳繆斐遊地海濱不以遁世爲悶不以窮居爲傷浣衣濯冠以候氣絕

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六十卒

宋書樂志繆襲造魏鼓吹曲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讚一卷繆襲誤又集五卷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箸昌言詞佳可觀省後漢書仲長統傳襲常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隋書經籍志昌言十二卷錄一卷

散騎常侍陳劉蘇林

隋書經籍志梁有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
劉劭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陳畱耆舊傳一卷蘇林誤又林
有漢書注見顏師古漢書敘例

注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
隋書經籍志韋誕集三卷

注太和中誕爲都太守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
書云

云當作也書斷曰仲將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涪之法諸書
並善題署又精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仲將題
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
喜之法非執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

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八能兄康字元將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世說注引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書著之家令晉書王獻之傳云太元中新起太極殿成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哉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

遍

注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

簡當作閑

注杜氏然字甚安

然當作然

注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伯英文舒皆與之子伯英名芝文舒名昶孟穎名翊孔達名宣田彥和則以字爲名何云古人論書者惟巨山獨尋其原畱意此藝當背誦之此書學之經也故右軍之傳自衛氏

陳畱太守任城孫該

隋書經籍志孫該集二卷

注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遷入著作

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尙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

注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

隋書經籍志杜摯集二卷宋書樂志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又杜摯云琵琶長城之役弦鼙而鼓之

注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

何云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

隋書經籍志有北地傅氏譜一卷傅嘏集二卷

注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姜云夏侯泰初非何鄧比而嘏概劣之緣嘏是司馬之黨故云爾非公論也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

何云薄伐當作薄闕官薄闕閱也

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晉書荀顗傳曹爽專政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何云嘏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腹

心於義有所掩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尺幅者耳

注天下四方會

御覽卷二百五十二無方字

注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劉馥傳子靖爲河南尹則當作靖

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

姜云隱卽穩字句誤

注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何云此襍耕涓濱爲蠶食伺利之上策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卽蘭石之言耳

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圖當依諸葛恪傳作圍

注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姜云嘏是黨於司馬氏者故策夏侯之敗而深交鍾會厚薄由於愛憎得之矣

注傅子曰

晉書傅立傳立謨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裴注廣引之也

注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事俱為名臣

友一本作與

注晉諸公贊曰祇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

晉書祇傳遷司徒薨非司空晉諸公贊卽其子暢所作不應有誤疑傳寫譌

注臣松之以爲傳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旣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姜云嘏爲司馬用人人品心術可知陳評才達可云當矣謂爲高流吾不許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陸覆校

陽湖吳翊寅再覆校